



金世之圖



今 昔 之 間

本 社 編

重慶人民出版社

今 昔 之 間

*

重慶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
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frac{11}{16}$ 字數32千

195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前 言

当人們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他們总念念不忘地說：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但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叫囂什么“解放后人民生活降低了”、“合作化一团糟”、“建設事業沒有成績”……等等，一句話归总：今不如昔。是不是这样呢？这只要把現在和过去的情况比較一番，就不难找出正确的答案來。我們为了反击右派分子这种“今不如昔”的謠言，就以重慶市的实际生活情况为例，擺出具体的事实，作出鮮明的对照。

收集在本書的九篇文章，或者是从全市或者是从一个鄉鎮、一个厂、一个人來寫的，它反映出解放前后重慶工農業生產、城市建設、人民生活、社会風气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从这些事实看來，我們說：不是“今不如昔”，而是昔不如今！右派分子的叫囂，顯然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惡意污蔑，对于这种反动謠言，我們應該給以狠狠的回击。

編 者 1957.10.

目 錄

这是我們親眼看見的事实·····	(1)
——重慶市人民代表談建設的偉大成就	
今天看重慶·····	(9)
——重慶市政建設的成就	
拆穿“解放后人民生活下降”的弥天大謊·····	(14)
——重慶解放前后物价、工資的变化狀況	
一个小鄉鎮的变化·····	(22)
重慶水泥厂的变化·····	(27)
誰說工人生活沒有提高？·····	(31)
一样的流水、兩样的生活·····	(36)
——記嘉陵江船工生活的变化	
合作化这条路越走越兴旺·····	(42)
——金剛農業社社員馮長泰的談話	
她們的青春在兩個时代里度过·····	(45)
——訪川剧演員陈書舫和小舫	

這是我們親眼看見的事實

——重慶市人民代表談建設的偉大成就

楊 競 龍 翔

是誰，把勞動人民從苦難中解放了出來？是誰，領導着人民，建設着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國家，向共產主義飛奔？是你，我們敬愛的共產黨。人們說，黨象太陽；人們說，黨象母親。是的，黨象太陽那麼光明、溫暖，黨象母親那麼慈祥可親。在重慶市的代表大會上，工人楊長詩激動地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翻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沒有社會主義！”這些話，代表了千千萬萬勞動人民和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的聲音！

曾幾何時，在那個黑雲亂翻、邪風四起的日子裡，一小撮右派分子表演了一出多么可笑、多么可惡的“羣魔舞”呵！他們說甚么“共產黨還不如國民黨”、“建設有成績，是謊報軍情”，說甚么“農業合作化一團糟”、“工人、農民的生活沒有改善。”……他們用盡了一切惡毒的言辭，使盡了一切狡猾的手段，究竟想得到甚么。

難道我們的建設真象右派先生們所詛咒的那樣，是“沒有成績”么？難道現在的生活真“不如國民黨”那個萬惡滔天的反動政權統治的那個社會么？這兒，聚集在代表大會會場里的來自工廠、農村、研究室、學校和各個工作崗位上的300名代

表，帶來了建設成就的真實情況。他們用親眼見到的事實，揭穿了右派先生們的謊言，為建設成就作了忠實的見證人。

在重慶，象在偉大祖國的每一個角落一樣，工業建設的速度是飛躍前進的！

鋼。這個字使人們聯想到新的工廠里面的嶄新的機器、礦山上矗立的鑽機、煤井里面的康拜因……，使人們和幸福兩個字聯繫起來。它是衡量一個國家工業發展速度的測量表。來自鋼鐵廠的代表趙文剛、馬立導、魏協章對重慶的鋼鐵工業的飛躍發展，體會得比別人深切、具體得多。在國民黨時代，重慶鋼鐵公司是常被吹噓為“規模最大”的鋼鐵企業。而這個“規模最大”的鋼鐵廠只不過僅有兩座十噸平爐而已，鋼產量很少。1950年2月，重慶剛解放不久，在重慶鋼鐵公司修建新的煉鋼平爐的計劃就着手進行了，到了1954年，這個新中國首先建成的新平爐，就參加進了祖國建設的行列之中。新平爐建成，舊平爐改大，就使重慶的鋼鐵產量比剛解放時增加了20多倍！軋鋼能力也增加得使右派先生疑心是在“謊報軍情”。那個被稱為“老母雞”的軋鋼機，美國“專家”曾經說它“只能拿去化鐵”的，在工人的智慧中，它卻軋出了我國第一根鋼軌，並且大批地生產，修成了人民渴望了四十年的成渝鐵路。這個“老母雞”軋鋼機也表現了驚人的效率，解放前1941年到1949年的九年中，它全部只軋了600噸鋼材，而現在一天就接近達到這個數字。九年與一天，這是多么難以令人置信的事呀！然而，它却是事實！

被稱為“工業的心臟”的機械工業，在重慶也有了多么大的進展呵！來自機器廠的總工程師何應麟，工人柏鳳池、廖世

剛，他們永遠也忘不了這幾年來的驚人變化。1943年何工程師來到了中國汽車公司華西分廠（現在的重慶機床廠），這個廠在重慶是一家“大廠”，技術水平也比較高，可是，它根本沒名符其實地生產一輛汽車，只作一些零星的雜活，如象汽車上的、紗機上的配件等等。從1945年下半年到1949年底解放時為止的四年多中，只生產了紡紗機四、五十台，而在解放後的1951年，重慶機床廠在工人絕少增加的情況下，一年中就生產了五十台紡紗機，還另外作了許多配件。七年多來，全市的機械工業都有了巨大的發展，重慶機床廠現在的生產總值，比1950年增加了20倍。全市機械工業，僅以1956年和1952年相比，也增加了274.9%。各個機器廠也從解放前的廠子小、機器爛、專搞修修配配的情況發展到了能進行專業生產。重慶機床廠成為了我國第一個生產精密齒輪的工廠，它的產品去年在萊比錫國際博覽會上展覽時，連英國人也不得不嫉妒的說：“我們沒有卡住他們，‘禁運’的東西他們都能製造了”。而這個在萊比錫展覽的產品在廠里已經不算甚么了，今年的一種產品比那個展覽品還要大得多。在別的廠也有類似情形，解放前的“恆昌”即現在的重慶水輪機廠專門生產了水力發電用的機器；解放前的“順昌”即現在的通用機器廠現在生產了鼓風機、鑽探機……。這些事實都是有眼睛、有耳朵的人就能看見和聽見的。

機械工業發展了，機器需要大量從外國買來的情況也在逐漸改變。去年，一位波蘭友人到廠里來尋求對他們生產的機器的意見時，關心地問道：“你們為甚么買我們的機器越來越少，是我們的產品質量降低了么？”何應麟告訴他說：“你

們的機器質量很好，我們買得少了，是因為我們自己能夠製造了。”這位國際友人高興地笑了。

我們重慶的燃料工業——電力和煤炭，紡織工業都有了很大發展。中國自己設計施工修建的水力發電站——獅子灘水电站1958年就要全部建成，西南最大的現代化煤井——中梁山煤礦正在加緊施工，西南未來的煤炭基地——南桐礦區正在迅速地建設中；六一〇廠已由解放前的紡織工廠建設成為包括紡、織、染的聯合企業。這一切，都是事實，右派分子們能夠加以抹煞么？都只是“宣傳”、是所謂“謠報軍情”么？顯然不是的。這正如廖世剛代表的發言中所指出的：他們的造謠攻擊，是別有用心的，是向黨、向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

我們的為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地方工業，在解放後也有了很大發展。全市地方工業的總產值，1956年比1950年增加了兩倍半。以前，國民黨不管人民的日常消費品，甚至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也積極於從滇緬公路大量進口美國口紅、玻璃絲襪等，而重慶連針織汗衫、印花床單、電風扇、雨膠鞋、秤等等日常生活用品都不能做，必須靠上海運來。現在，不僅這一些產品都能自己造了，還能製造鋼筆、手風琴、各種印花的綢子、毛巾、各種罐頭食品、各種精美的玻璃器皿。今年上半年，地方工業的全部新產品、和新的品種、規格、花色就達657種。本市地方工業的罐頭制品、印花毛毯、精干麻，和醫藥化生回春丹、醫治跌打損傷的藥品都已經暢銷國外，手風琴、鋼筆都已在國外試銷。

我們說：歷史上沒有一個時代象共產黨這樣關心過人民的生活。右派分子說：工人的生活沒有改善。工人代表楊長

詩、王桂森、鄒樹清的聯合發言，把解放前后的建築工人的生活作了对比。他們的發言表明：解放前建築工人的工作沒有保障，經常做半个月工，接着失業兩、三個月，有誰生了病時，就用繩子捆起丟在山溝野地。因此，在建築工人中流行着“溝死溝埋，路死路埋，土坎坎做靈牌”的淒慘的話。那時候，建築工人在資本家、封建把頭的壓迫剝削下，做一天工，只能買一升米，做三天工，才能扯一尺藍布，而且由于物價狂漲，如果不在得到工資后馬上就買，就連一升米、一尺布也買不到。當時建築工人每人只有一套衣服，三四个人才有一床被蓋，衣服晚上洗了早上穿，大家稱它“專班衣服”。因此，工人們說：“我們做一件衣服，比資本家修一座家廟還難”。解放后，建築工人的生活變了樣，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可以拿到70元左右，平均每天兩元多，可以買一斗多米，扯四、五尺好的藍布。現在不但每個工人都不愁吃，不愁穿，而且職業也有了保障。楊長詩、王桂森、鄒樹清質問道：“這不是共產黨帶來的好處嗎？但是，右派分子却用資產階級眼光，仇視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他們說工人的生活‘降低’了，說共產黨‘不好’，這不是造謠是什麼？這不是別有用心是什麼？！”

西南農學院副教授劉佩瑛，向偉大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射出了惡毒的一箭，劉佩瑛造謠說：“農業合作化烏糟一團，”她把我們今天昌盛的農村景象描繪得那么淒涼慘淡。但是，永遠擺脫了貧困的農民們能容許她含血噴人么？看，新興農業社副主任傅素清站起來發言了。她兩頰通紅，眼睛里含着怒火，質問道：“你說農業合作化烏糟一團，農民生活沒改善，你哪來的根據？”就是這個傅素清，曾經經歷過千萬農民經歷過

的生活。傅素清落下娘胎以后不久，父親被窮困折磨死了。她才学会走路就不得不去揀煤炭花賣，吃豆渣煮菜叶子过活，有时就牽着媽媽的衣角沿街乞討。十三歲时，媽媽养不活她，就把她嫁了人。直到解放，受尽苦难的傅素清才伸直了腰杆，她在土改时白天黑夜斗争地主；她帶头参加了互助組和合作社；在合作化高潮的游行行列里，她举着大旗，眼里含着热泪，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現在，合作化給她帶來了幸福，她一家人穿新衣，置新被，一天三頓吃的是白米飯，还在銀行存了一百多元。

合作化运动給傅素清帶來了幸福，給郊区几十万農民帶來了幸福，参加大会的農業科学家們和劳动模范們的臉上紅光焕发，他們帶來了合作化运动的捷报，用鉄的事实來粉碎刘佩瑛的謬論。市農林水利局局長王善佺敘述了合作化后的增產成績。在合作化运动第一年的1956年，郊区的四万多畝水田里开始長出了兩季稻子；在战胜了解放后最嚴重的水、旱、虫三災以后，粮食总產量比1955年增加了14.97%，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粮食增產指标，比土改时的1952年增產42.24%。今年，五万多畝早稻获得丰收的喜訊頻頻傳來，总產量比去年增產69%。1956年的蔬菜播种面積比1952年增加了59.21%，总產量增加了84.5%，生猪產量今年已比1952年增加了10万头以上。王善佺在談了这些成績以后，說：根据我自己的切身体驗，農業合作化的发展乃是農業发展、農民物質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最基本的保証，也只有在農業合作化后，才为農業科学技術的发展与貫徹开辟了广闊前途，農業技術工作者也可以大展其才，而刘佩瑛身为西南農学院副教授，从事

農業技術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竟喪心病狂如此，這是不能容忍的。李明先代表在敘述了北碚區的農業增產成績與農民生活改善情況以後，說：合作化挖掉了几千年的窮根子，是農民長期以來的願望，農民們說：合作化的實現是“上對得起祖祖輩輩，下對得起子子孫孫。”

在合作化的康庄大道上，生產力突飛猛進地發展了，農民生活改善了。在土地改革時，郊區貧農占農村人口60%以上，現在，農村階層情況已經起了變化，有95%的農民在過着中農生活了，貧農只占5%了。郊區農民為永遠擺脫貧困而歡欣鼓舞，拍手稱快。萬盛社的朱興谷代表說：我們現在都過了好日子，吃穿不愁，我們新民耕區的一個生產隊，31戶人還存有2,400多元。如果農民生活水平沒有提高，哪里來的存款？在郊區，就是連貧瘠的山地上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看吧，這個地方叫任家坡，它是觀音橋鄉東方紅農業社的一個耕區。這裡共住着90多家人，解放前，他們單靠山上的莊稼不能糊口，從每年8月到第二年春天，就靠打棕墊、蒲團過活，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天還沒有亮，他們就趕到几十里路以外去割棕。晚上，家家戶戶都在縫棕墊、蒲團，縫的縫，搓的搓，縱然膝頭上搓起了厚厚的繭巴，生活還是困難得很，吃不飽，穿不暖，當時山下的人形容說：“有女莫嫁任家坡，卷起褲兒搓索索。”現在，淒涼的歲月過去了，任家坡上出現了水庫，大塍塘。山上的莊稼吃足了肥料，就一年一個變，這裡生長出十一、二兩一個的大洋芋，一斤多一棵的窩笋，山上農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提高了5倍，家家戶戶都置了細布衣服、膠鞋、手電筒，有十几戶人買了鐘。解放前冬天冷得打抖，常常吃菜叶子當頓的任

海清，現在已經在信用合作社存款270元。

難道說，这就叫做“烏糟一团”？難道說，这就叫做“農民生活沒有改善”？

事实是最有力的見証。我們的工業和農業在突飛猛進，我們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在改善。右派分子們妄想用漫天大謊來污蔑新社会，那鉄的事实就会把他們打得头破血流。

讓我們欢呼，讓我們歌唱，歌唱偉大的中国共產党，歌唱我們越來越幸福的生活。

今天看重慶

——重慶市政建設的成就

趙孝慈

十年前，重慶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為了欺騙人民，故意粉飾太平，裝得若有其事地訂出了一個所謂“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直到解放為止，這個計劃沒有一項實現，完全是國民黨反動政府撒下的一個彌天大謊。

熟悉重慶過去的人，今天再來看看這個城市，不能不為解放八年來她所起的深刻變化所激動，不能不為她的輝煌的建設成就而謳歌。在八年內，我們所做的比以往國民黨幾十年所做的還要多。如果不信，有種種事實為證。這不是右派分子的狂言囂語所否定得了的。

這裡只揀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幾件事實來談一談。

電和水，這是住在城市里的人日常生活中所不能缺少的。只要一提起解放前重慶的電和水，至今人們仍記憶猶新，那真是傷透了腦筋。翻開十年前重慶的舊報紙，幾乎天天都有為水電問題呼喚的新聞和文章。當時和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個鼻孔出氣的偽市參議會，也經常在討論電和水的問題。但是討論來討論去，還是三天兩天停電，人們經常在黑暗中過日子。由於隨時停電，賣蠟燭成為了一項新興的投機生意，價格一日數變，許多人買不起，只好“打黑摸”了。當時重慶有130

多萬人口，而發電廠的發電能力只有1萬3千瓩。電力不足，怎麼不停電呢。即或來了電，電力也很微弱，燈光如豆，當時人們稱之為“鬼點燈”。但是現在的情況又是怎樣呢？解放八年來，除了因為電力廠檢修停電外，平常很少停電。在郊區，我們修建了現代化的發電廠，在龍溪河，我們修建了水電站。現在全市的發電能力比解放前增加了6倍多。它們輸送出來的電力，保證了工業生產和城市照明的需要。

和電分不開的是水。在重慶住得較久的人，只要一回憶起解放前候水、搶水的情況，一股痛苦的滋味就會涌上心頭。當時吃水用水是很艱難的，自來水公司本來設備就小，不能滿足需要，何況電力不足，經常停電，水又怎能供應得上呢。那時全市每天需水3萬噸，而自來水公司只能供應1萬6千噸。沒有辦法，只好三天兩天地停水。停了水，人們只好下河去挑或者買黃澄澄的河水來吃，一挑水的價錢有時比一升米還貴。一旦有了水，水站上就排着一字長蛇陣。於是打架、吵嘴也跟著來了。當時，城裏許多偏僻的街道和小巷根本就吃不上自來水，還不用說郊區了。如今，這些現象早已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每天自來水的供應量比解放前增加近一倍，售水量相當於解放前的5倍多。解放前重慶只有40多個售水站，現在有698個，不僅城區，連郊區許多地方也吃上了自來水了，而且水價也降了12次，一噸水才2角5分錢。

重慶是個山城，一出門就要爬坡上坎。城的南北又有長江和嘉陵江環繞，到附近有的地區需要過河。因此，交通不便往往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困難。在解放前，重慶，這個國民黨的所謂陪都，市區卻只有九輛破舊不堪的公共汽車在行

駛。當時不要說到較遠的北碚，就是在市內，從解放碑附近到上清寺，也得等上點把鐘，才能搭上火車。何況許多通道要衝，根本沒有公共汽車的線路，郊區就更不用說了。如今，單是行駛在市區和郊區的公共汽車就有190多輛，城區，還有20輛重慶從來沒有過的舒適的無軌電車。現在每隔幾分鐘就有一輛車，行車路線星羅棋布，遍及全市；不但這樣，在城區的主要碼頭已都有輪渡，甚至象北碚、九龍坡這些邊遠的郊區也有了輪渡。難怪許多初到重慶的朋友都稱贊重慶的交通便利。

和交通分不開的道路建設，這幾年的迅速發展，也是人所共見的。許多過去高低不平的馬路，現在加寬了，修平了，坡度降低了，這只從城區七星崗這條馬路的變遷就可以看得出來。解放前，七星崗這條馬路很窄很陡，兩輛汽車平行都要擦着過，那時這兒不知發生過多少次車禍。現在，這條馬路加寬了一倍左右，坡度降低了不少，汽車司機經過這裡再不皺眉了。再看看郊區，以往到北碚是80公里，要坐一個整整上午的汽車，解放後新建了一條公路，到北碚只有50公里，兩個多鐘頭就到了。解放前重慶的道路總長只有236.55公里，解放後新建的道路就有120多公里。

解放前，住在重慶的人，常常為找不到一個游玩和休憩的地方而感到苦惱。說起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諾大一個城市竟連一個公園也沒有。如果說有，那就是在西三街後面那個象渣滓堆一樣的中央公園，連樹子也沒有幾根。解放後，新建了許多供勞動人民游玩和休憩的地方。在城區里，新建的勞動人民文化宮，游玩的人們常常絡繹不絕。又將戰犯王陵基的“公館”改成了枇杷山公園，戰犯楊森的“公館”改成了少年宮。

在郊区，也新建了沙坪壩公園和西区公園。全市文化娛樂場所的大量增加，給人們的文化生活帶來了莫大方便。解放前，重慶只有8家電影院和6家劇院，而且都集中在市中心區。住在沙坪壩、九龍坡這些地方的人，看一場電影非得進城不行。目前全市的娛樂場所已有40多家，其中電影院就有24家，可以同时容納25,000個觀眾。六個郊区，每個區都有了電影院和劇院，住在郊区的人再也用不着專為看電影進城了。解放後新建的大眾游藝園是勞動人民最喜愛的地方，既可以看到電影、戲劇，還可以听听曲藝。每逢假日，這兒常常是遊人如織。楊家坪新建的綜合劇場也已經完工，這一帶勞動人民欣賞戲曲歌舞就更方便了。愛好體育活動的人，解放前因為找不著一個適合的場地常常搖頭嘆氣。偽市政府曾經叫嚷要在大田灣修運動場，臨近解放還是一土未剷，却借此榨飲了不少人民的血汗。現在，這裡有設備完善的體育館，雨日照樣可以練習和比賽。新建的可容納4萬多觀眾的運動場，是比賽足球和田徑的好地方。

值得特別提一提的，是重慶的城市衛生。解放前，沿重慶兩江的碼頭又髒又爛，單是儲奇門碼頭一個地方，堆的垃圾就要七、八萬輛汽車才能運得完。街上垃圾無人收撿，到處傾倒。而從下水道、陰溝里流出來的髒水、糞便，在河邊四處橫溢。因為下水道修的少，許多居民只好把髒水倒在路邊，陰溝里的水流不出去，一遇到雨季，便泛濫成災。大陽溝街變成了真正的“大陽溝”。於是，傳染病也就流行起來了。1945年6月重慶霍亂大流行的慘狀，至今回想起來，使人還有余悸。那時醫院又少，防疫設施更說不上。解放後，政府在城市衛生工程方面的